

红军长征纪实丛书

副编

西路军卷

2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红军长征纪实丛书·副编



西路军卷

2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本册收入文章 83 篇

猛虎连长张如山

周纯麟

我们撤离永昌、山丹地区，冒着西北高原的凛冽风雪，向甘州挺进。没多久，我们就到了甘州（今张掖）西南 50 余里的倪家营子地区。

倪家营子，像一个长方形的军棋棋盘，南北长 60 里，东西宽二三里，有四五十个大小不一的黄土围子和村庄，稀稀落落地点缀其中，像是竖立着的棋子。一个围子内一两家或三四户人家，有的也有十多户人家。有钱人家的围子厚三五尺，高的像城墙，筑有垛口和望楼，叫作屯庄。一般人家的围子稍薄些、矮些，没有望楼，叫庄子。庄与庄之间，往往隔着田间、沟渠和树木，大多是枣树。倪家营子南面高、北面低，人们习惯地把南半部叫上营子，北半部叫下营子。这时，西路军总计兵力十个团，8000 人左右，占据着下营子的全部和上营子的三个屯庄，总直属队及红五军剩下的小部分人，住在下营子中部坚固的土围子内。

前几天，我曾在这里带领九连苦守在全军最前沿离倪家营子不远处的一个碉堡内。那是一天黄昏，西北风刮得很紧，天上下着雪，路上结了冰，我身上围着一条被单、头上戴着一顶八角帽，带着九连走进了一个碉堡，这个碉堡有三丈多高，老远看见真像一座黑魆魆的宝塔。

这原来是一个老百姓用泥土砌起来的土碉堡，墙壁很厚，墙脚有一丈多宽，共有三层，最上一层没有顶，只有半人多高带城垛的土墙，站在顶上，可以控制四面。第二层每面有一个很小的窗子，算是枪眼。炮

楼的四周，围着一堵矮墙，矮墙外边是一道浅浅的围沟，围沟里没有一点水，已经干枯，沟底铺了一层薄雪。围沟的外面，有两道枣树鹿砦。再外面，就是一片开阔地。向北 200 多米，有三四间老百姓的茅草屋，大概是因为打仗，这几家老乡早就逃走了。

九连一进碉堡，就开始忙碌起来了。为了便于射击，连长带一部分人到碉堡周围扫清射界。一部分人到远处去背冰块，储存起来作为我们的生活用水。其余的人，有的在修围沟，有的在挖单人掩体，有的在碉堡上掏枪眼，有的往碉堡顶上搬手榴弹……就这样，整整搞了一夜。

第二天，东方刚泛鱼肚白，碉堡顶上的哨兵就向我报告：“敌人来了！”我和连长上去一看，见西北三里多路的几个庄子里，歇满了黑色的军马。下了马的敌人，分成三路，徒步向我们接近。看样子，大约有两个团的兵力，2000 多人。敌人进至离我们七八百米的地方，就散开队形，一路向东，一路向西。中间还有一路，约有一个营的部队，向北面几家草屋的围墙里面运动。尔后，都伏下隐蔽起来。双方都没有打枪，只是你看着我，我盯着你。战斗前的一刻，沉寂而紧张。

太阳从地平线上一升起，敌人开始行动了。我从二层楼的枪眼里看出去，只见四五十个敌人，一个一个地从北面土墙里爬出来。敌人爬到枣树鹿砦跟前，突然都站了起来，丢出一排手榴弹，就扑过来拉枣树鹿砦。

“打！”连长叫了一声，楼上楼下的两挺机枪一起开火，外壕里和碉堡顶上，飞出雨点一般的手榴弹。我们一打，敌人纷纷倒下，只有几个腿快的逃了回去。

第一次阻击的胜利，对战士们鼓舞很大。敌人攻击失败以后，好久没有动静。我焦急地注视着敌人的阵地，北面草屋的土墙后面，除了有砖石撞击的声音外没有其他情况。敌人到底在做什么呢？我们打了一梭子机枪子弹过去，仍然没有反应。可是不久，土墙打开两个洞，从洞里一下子伸出两个黑洞洞的炮口来，这对我们的威胁非常大。这时候，

我们才清楚地意识到，昨天晚上没有推倒茅屋和围墙，是一个重大的失策，这等于给敌人留下了一个进攻我们的屏障和依托阵地。我恨不得上去把它砸烂，但是我们手里的轻武器，没法打到它。正在着急，敌人开炮了。轰的一声，一下子就打中我们的碉堡顶。接着几炮，顶上的半堵墙被它削平，顶上的同志被打掉了下来。敌人的炮弹削平楼顶以后，就继续轰第二层，我们赶快要部队撤下来。敌人一炮接着一炮，渐渐地把北边的碉堡墙打穿，打开了一个大洞，这样，楼上除了四个角还能站四个人外，不能再放部队了。

炮击的同时，敌人又向北面房子里增援。而后，一个连的敌人向我们冲上来，分梯次的向我们冲击，第一批被打退了，第二批上来，第二批退了，第三批上来，轮番地冲。这时，我们的武器主要是手榴弹。那时，子弹已经很缺了，每个战士身上除了有一支步枪外，还有一把大刀，只有十多发子弹和手榴弹。同时，由于碉堡有些地方没有枪眼，因此，步枪射击还有死角。如果让敌人接近碉堡，我们的射击就更困难了。所以，算手榴弹用处最大。我们虽然打得很猛，打死很多敌人，但用枣树鹿砦设置的障碍，终于被拉开了一个有两丈多宽的缺口。敌人见缺口打开后，又都退了回去。

意外的炮击，障碍被拉开，再加上地形对我们很不利，情况变得严重起来了。

上午10点多钟，敌人发起第三次攻击。冲上来200多个敌人，都没有带枪，每个人一手拿着大刀，一手握着手榴弹。敌人想从缺口里冲进来，与我们短兵相接。我对外面围沟里的连长喊了一声：“上去反击！”于是，一场激烈的肉搏战斗开始了。

四五十个敌人向缺口冲来，我们的机枪一压，敌人则伏下，战士们就一跃而起，投出手榴弹，接着就挥舞着雪亮的大刀，向敌人冲去。阵地上，响起一片手榴弹的爆炸声，大刀的碰击声，战士的斥骂声和倒下去敌人的惨叫声。三排副高举着大刀，冲在最前面，砍倒几个敌人以后，

他突然跌了下去，他的腿被砍伤了。他应该下来，可是不行，一个敌人冲了上来。英勇的三排副没有被吓倒，他毫不犹豫，扑上去抱住敌人的两只脚，要把敌人拖倒。敌人用刀砍他的背，他也不放。这时，后面跳上去一个战士，才把敌人打死。在这边，我们的一个班长正在和几个敌人恶战，这个班长左劈右砍，砍倒了向他围攻的敌人。突然，他的右手举不起来了，不知是被枪打的，还是被刀砍的，他的右手断了。只见他左手拿刀，上来的敌人被他当头一刀。正在这时，后面又上来一个敌人，他来不及还手，被砍倒了。他倒在那里了，我们以为他已经牺牲。可是，他当时没有死，待敌人第二次冲上来时，他拉响了身旁一颗手榴弹，炸死三四个敌人。这位班长，和敌人同归于尽了！

我们就这样迎击了敌人的进攻。双方像浪潮一样地起伏进退，在这狭长的阵地上，反复拼杀！

我们头天晚上进碉堡，到第二天下午四五点钟，用步枪、大刀、手榴弹、梭镖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碉堡周围躺着四五百具敌人的尸体，但是，我们付出的代价也很大。在碉堡里，连我只剩有九个人，其中还有四个轻伤员。我想起昨天晚上，我带来了130多个生龙活虎的战士，可是现在只剩下这么几个人，不由得心里一酸，眼泪扑簌扑簌地落下来。但是，我也立即意识到，在这样一种危急而艰难的情况下，作为一个指挥员，需要的不是眼泪，而是信心、勇气和力量。于是，我鼓励大家说：“同志们，这个碉堡是我们全团全师，以至全军的前哨。为了保住这前哨阵地，我们已有120多人牺牲了。面对他们遗留下来的任务，我们应该怎么办？”

“誓与碉堡共存亡！”大家齐声坚定地回答。这声音，震撼山谷，冲入云霄，激励我的斗志，鼓舞着战士们与敌人血战到底的信心和勇气。

黄昏时分，外面又响起了密集的枪声，先是在东西两面，后来枪声又逐渐向北面移动。我们在碉堡上面不了解情况，仍然坚守在那里。忽然，通信员惊喜地叫着：“教导员，下面有人叫你！”我那时的耳朵，

已被枪声、炮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震得闭住气，加上注意力集中到监视北面敌人的行动上。因此，直到通信员几次大声地喊叫，我才听清楚。

当我从碉堡上走下来，一看是我们的军政委李先念和代军长程世才及师、团首长站在我的面前。在这艰苦危急的时候，见到自己的首长、战友和援兵，我的心里是多么的高兴和激动啊！李先念政委沉重地说：

“周纯麟同志，集合部队吧！”我集合了部队，能从碉堡里走出来的，连我只有九个人。我望着身旁牺牲了的战友，心里一酸，眼泪又唰唰地流下来。李先念政委看我心里难过，便朝我走过来，握住我的手，低声地安慰和鼓励我说：“不要难过，你们打得好，打得好！敌人用炮打，没有打垮你们。敌人用重兵围，没有围垮你们。敌人用火烧，也没有烧垮你们。你带的这个九连真像铁钉一样，钉在自己的阵地上！”从此，

“铁钉九连”便在我们部队传开了。我们的代军长程世才、师长熊厚发、政委郑维山也勉励我们说：“你们打得好，打得顽强！现在你先带同志们下去休息，夜晚再把连队补充起来，这里由你们营长带八连来守！”说完，我便含着泪水，向李政委和程代军长敬了个礼，带着九连的八名同志离开了碉堡。

几天后，我又带着七连来换我们营长和八连的同志，继续守卫这个碉堡。就这样，我和营长在这里，苦守了半个多月。

这一次，我们虽然仍在原先的地方坚守，但是，战斗却比前次更加激烈和艰苦了。相比之下，敌人的兵力增多了，并增加了新的部队，而我军的兵力反而逐渐减少了。敌人对我包围更加紧缩，进攻路数也加多了，梯队重重，步步推进。而我军驻地房倒屋塌，吃住更加困难了。同时，天气也更加寒冷了。

在一个大雪初晴的早晨，我刚带七连去换八连的防，敌人就开始进攻了。

这次，敌人一面攻打我们守的碉堡，一面由督战队赶着大批部队涌到南面去，把我们和团部的后路切断了。

开始，敌人是一个连一个连的攻，并且扯我们的鹿砦。我们先将一排手榴弹扔进敌群，然后用枪打。这天上午，敌人攻了六次，都被我们打下去了。

下午，敌人改变了战术，他们采取多梯次的连续进攻。前面第一梯队被我们打垮了，后面第二梯队、第三梯队又连续跟了上来，而人数也在逐渐地增多，起先是一个连、两个连，后来就是一个营一个营地上。到了下午三四点，我们的手榴弹打得差不多了，阵地和碉堡前面的鹿砦也被敌人扯掉了，派到团部去要弹药的同志也都没有回来。我们做好了一切准备，与敌人决一死战。不管怎么样，只要还有一口气，敌人就休想活着进碉堡。

然而，敌人却突然停止了进攻，在我们碉堡周围挖起交通壕并利用我们阵地前方的鹿砦，筑起野战工事来了。我们琢磨了一会，才明白敌人这样做，目的是利用工事，防备我们大部队夜晚的反击。因我们常常利用夜幕的掩护，进行大规模的反击，猛烈地杀伤敌人，打退敌人，消耗敌人。所以，敌人对于这一点很惧怕。因此，他们后来也掌握我们这个规律了，到黄昏之前，逐步停止进攻，做一些预备我军反击的准备。同时敌人企图利用交通壕和筑起的工事，切断我们与后方大部队的联系，使我们变成无援的孤军，然后进行围攻和歼灭。敌人是非常毒辣的，对此，我们也作了充分的准备，定下了决心，誓与碉堡共存亡！

黄昏时分，我们的大部队发起了反击。但因为敌人人多，火力强，加上又做好了准备。所以，这次反击没有成功。这样，我们真成了无援的孤军，被敌人围困和包围在碉堡里了。

但是，到晚上11点多钟，我们听到了团里从后方传来的号声。我们知道，这是团里命令我们出去，要我们向倪家营子方向突围、向团部靠拢的号令。

听到号令，我立即召集干部开会，研究和布置抓紧时间突围的问题。因为稍一拖延时间，我们就可能突围不出去了。

我们突围的方向是右后方团部的驻地方向。但是，直接向右后方走，部队很暴露，没有地形可以利用。于是，会上决定，先悄悄向敌方前进里把路，然后再向右，转下干沟，直奔右后方团部驻地。

我们先神不知鬼不觉地在碉堡和围沟外面，把全连同志集合起来。然后，连长带领一排在前面负责探路。二排长带领二排在中间，负责运转伤员。我带领三排在后，负责在后面阻击敌人。所有人员，都做好一切战斗准备，随时准备与敌人拼搏。

由于夜深人静，利用了敌人的熟睡时机，又加上有夜色的掩护。所以我们的突围直到快进入干沟的时候，才被河岸上的敌人哨兵发现。敌人猛烈地向河沟方向射击。这时，我们有干沟作掩炉，敌人不易打到。大家弯着腰，加快脚步，一路小跑，就突了出来，跑到了团部驻地。

我们到团部驻地的屯庄后，团里重新调整了部署。团部转到南面三里多路的另一个屯庄上，我营因伤亡较大，被换到后面去休息了，留下一营的三个连，二营的四连，团部重机枪排、担架排、团部通信班等将近四百人守这个屯庄。在我们营临往后撤的时候，团长熊发庆对我说：

“老周，你在这里打了许多仗，对敌人、对地形都摸熟了，你就留在这里协助一营领导同志，指挥明天的战斗吧！”我二话没有，就同意了团长的决定，带着我们营部的一个通信员和一个司号员，一道留了下来。

一营营长赵海丰同志，我俩是老搭档。一营教导员王德胜同志，原先我在师部通信队当队长时，他是我们的一个排长。因此，我们三个人都一块工作过，彼此很熟悉。他们说，“你在前面辛苦了，今夜好好睡一睡。”怎么能睡呢？我们重任在肩，需要先了解一下情况，好布置战斗。

这个屯庄，东到西约有 200 多米长，南到北约七八十米宽，有一道用土筑起来的围墙。围子内约有一二十户人家，只有一座瓦房，别都是平顶的土房子。围子的四只角上，各有一个突出去而又很高的炮楼。东西的围墙较宽，上面可以走人，其余两面的墙比较薄，只有墙拐子的炮楼上可以站人。西边有个小门，进了这个小门后，有一段五六十米长

的旷地，再过来又是一道高高低低的旧土墙。我们连夜将墙加高，并掏了一些枪眼，墙上留了一个可以走人的门，并做了挡门工事。大门在南面，大门外四五十米处，有两三间较矮的土房子，可是已打得只剩断墙残壁，成了一个个小土堆子了。

屯外，四周是一马平川的沙土地，地势是北高南低，由西围墙出去七八十米远，有一条干河沟，东面也有一条干河沟，离围墙稍远些。两条干河沟都斜斜地向南伸去，在南门外不远的地方汇合。东北角有一个水塘，因为天冷已经结了冰，冰结得很厚，就像一面玻璃镜。

前两天，一营的同志在围墙上已掏了一层坐射枪眼，因北边地势高，只能打四五十米远。所以，我们又连夜赶掏了一层立射枪眼。为了防备敌人利用死角窜到墙根来，破坏围墙，我们在围墙四个角的外面，各修了一个大半月形的地堡，在围墙下面挖了一条暗道，通到围内。围外一道鹿砦是用枣刺树叠起来的，叠得密密层层，在鹿砦里面伏下几十个人，外面根本看不到。

我们部署一连守北面，二连守西面。这两个连各派一个班，到围子外的鹿砦里面，担任狙击手和投弹手。三连守南大门，四连做预备队。两挺重机枪分别放在南门和东北角的炮楼上。

战士们和妇女独立团的同志们（她们是临时来支援我们的，天明前要回后方去）正在抢修工事，这些同志已经紧张地干了一天一夜，在冻得冰硬的土上挖工事是很费劲的。赵海丰营长和王德胜教导员都再三催促我去休息一下，我就在营部住的房子里一个冷炕上，半倚半坐呼呼地睡起来了。战斗的生活，艰苦的岁月，使我养成了一个习惯，敌人攻上来了，睁开眼睛就狠狠地打，枪声一住，就能在工事里或者随便什么地方美美地睡上一觉，好以饱满的精力迎接敌人下一次的攻击。只要敌情允许，躺下、倚着、坐着，甚至站着，都能闭上眼睛睡上一会，这便是战斗间隙当中最好的享受。

突然，一阵猛烈爆炸的气浪把我惊醒，我睁眼一看，天才麻麻亮。

四周的枪声就像开了锅似的响起来了，一发发炮弹，炸得房子上的土簌簌直掉。敌人开始进攻了！我急忙跑上东北角的炮楼上。

呼啸的北风卷起细沙、碎雪，满天硝烟灰蒙蒙，远处的东西看不十分清楚。从敌人的火力密度可以判断出，马家军展开了一个多团的兵力，一路沿干河沟运动过来，向我西围墙进攻，一路由北面扑过来。敌人用两门山炮直接瞄准射击，轰炸我北面半月形工事处的围墙，直炸得硝烟翻滚，泥土飞进。敌人快接近鹿砦时，一连连长张如山立即指挥轻重机枪手们一阵猛烈射击，打得敌人像一群鸭子似的来回奔跑。爬到西围墙鹿砦跟前的敌人，也被我一阵手榴弹炸得死的死、伤的伤、逃的逃了。

一连连长张如山个子高大，身体结实。他打仗勇敢，执行命令坚决，是我们团有名的“猛虎连长”。有次他们连打突击，为大部队开路，他带领连队连续冲破敌人的三道防线，消灭了200多个敌人。还有一次，他掩护全团撤退，带领一个排，凭借一个小山岗，打退了敌人六次进攻。

他在战场上赛如猛虎，是有其深厚的思想基础的。他对营长赵海丰说：我参加红军，就是为了消灭敌人，为了后代少吃苦，为了革命的胜利。我们打仗，吃苦不算什么，但是要多消灭一些敌人，这样，革命才能早点胜利。我自己是不准备享受革命的胜利果实的，但是我相信革命一定会胜利，并准备随时为革命的胜利贡献出自己的一切，直至生命，这是我参加革命时就抱定的决心。只要能多消灭敌人，多为革命的胜利出一份力量，即使战死在沙场上，我也在所不惜。张如山同志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刚才，敌人天亮前的两次冲锋，都被他带领战士们打退了。

此时，天已经大亮，我们看得很清楚，马家军的大批部队正由东西两个方向向南插，对我形成了包围之势。

在敌山炮一次短促的射击中，轰隆一声，北面围墙倒了一段，露出了一个十几米长的缺口，半月形工事也被破坏了。一连战士们立即上去

抢救被压在土里的战友。二三百个敌人乘机冲了过来，跑得最快的十几个敌人已冲过第一道鹿砦。

这时候，一连两个战士迅速地跳上了刚倒塌的缺口，不顾敌炮的轰击，架起轻机枪就打！接着又上去三个战士，直站在缺口上向敌人投手榴弹，缺口上面的战士一倒下来，下面的战士就跳上去。此时我们炮楼上的机枪又交叉一扫，敌人被打回去了。

在半月形的工事里和围墙的土堆里，一连战士扒出了三个牺牲的同志，救出了四个被压伤的同志。一连连长张如山脸部被砸伤，一双眼睛都睁不开了，别人要抬他下来，他坚决不肯。我们赶到那边时，他正在向排长交代：“……叫同志们……把缺口的……土堆，改修成……工事，清出两条……出击的路，好拼大刀！”他嘴唇肿得厉害，讲话很困难，讲几个字就要换口气，吐口血水。他坐在战壕里，头半仰着，鼻子里塞满了紫血块，血水缓缓流着。他的头虽然已包扎起来，但布上还是渗透出不少鲜血。两腮更是血肉模糊，衣服都扯破了，露出了酱紫色的肌肉……

我们看他伤势不轻，就劝他说：“张如山同志！你下去吧，叫一排长代理你指挥。”他耳朵震闭了气，要靠着耳朵大声讲才能听得见。

“不！教导员，这个缺口就是我的指挥位置。我们不能让敌人从这个缺口进来。让一排二排拿着大刀，和我一起死守住这个缺口。这里是我们一连的阵地，只要我还活着，就决不能让敌人从我们的阵地上闯进来！”

他喘了一口粗气，艰难地举起双臂，捏紧拳头说：“我一定要为牺牲的同志报仇！敌人不让我们过人的生活，我们也叫他去尝尝做鬼的滋味！”他抓住王德胜教导员和我的手央求说：“把我留下吧，叫一排长代理指挥，我没意见，虽然我的眼睛看不见了，在这里还可以帮助他出出主意，压压机枪子弹，传传话也能！还可以为大家助助威壮壮胆嘛，说明我连长还在这里呀！”

“如山同志，你的伤不轻，万一伤势恶化，担架排也好照顾你！”

我也控制着自己的感情，认真地对他说。

“教导员，我这点伤不要紧，这不是包扎起来了么？我不要治疗，把还有的一点盐水和药物留给伤重的同志用吧。这里这么吃紧，躺在后面听枪声，会把我憋死！我要和同志们活活在一块，死死在一堆。我死也要拼掉他们几个，也为我们的胜利多出一份力！”多么好的干部，多么坚强的同志啊！自己在双目失明、负了重伤的情况下，想的不是个人安危，而是阵地，战斗，战友！我被他这种崇高的革命精神，深深地感动了。

一连指导员在安排好伤员之后，走过来悄悄地对我们说：“教导员！我们连长性子倔强，对敌人恨之入骨呀，不答应他的要求是不行的，把他留下吧，我们派人多照顾他就是了。”

我和王德胜商量了一下，所谓后面，也不过是在围子中间几间被打垮了的房子里，安全谈不上，医疗护理也没有，现在，这里倒确实需要干部指挥部队，要人在这里给大家注意敌情。于是，就同意他留下来了，我们叫他们在这个战斗间隙，开个骨干会议，研究处置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的办法，要高度发挥党团员的作用。

将近中午，在敌人连续几次冲锋之后，北面的鹿砦也被拉开几个缺口，西面的鹿砦也被拉开了两大段。

插到我们后方的敌人，已在后面开阔地上构筑工事，我们架在南门外的一挺重机枪不断地对敌人进行扰乱射击，大概敌人立足未稳，怕遭我两面夹击，对我南门未组织大的进攻。可是，我们和团部的联系已经被切断，电话不通，想从后面要点弹药也不行了。

我们召开了营的党员干部会研究对策。上午，敌人的进攻是一个阶段，估计敌人的攻击，中午可能会停一下，下午的战斗会更激烈。我们要求各连抓紧时间加修工事，做好准备工作，子弹不多了，要节省子弹，多用手榴弹、大刀，组织反冲锋。并将重机枪的子弹分一些给各连没有子弹的战士，每人五发。阵地一定要坚守到天黑，配合部队反击。叫预

备队在围内民房顶上堆工事，墙上要多掏枪眼，准备逐屋抵抗。通信排、担架排收集桌子、板凳等东西送到前面去，以便及时设置障碍，同时，号召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到最危险的地方去！守在前面的干部在空隙中要勤走动，动员部队克服一切疲劳，防止战士因疲劳而误事，要提高警惕，粉碎敌人进攻，保持“铁钉”团的荣誉！

北风，也是个凶恶的敌人，它裹着雪后的奇寒硬朝我们身上钻！我们大部分穿的是破单衣，只好弄一块毡子，剪个小洞从头上套下来，用绳字在腰间一扎，就算是很好的棉衣。大家的手和脚都冻肿了，冻紫了，冻裂了，有的已往外流着血，有的手伸出来就像树皮一样，有的又像紫萝卜。大家脸上像抹上了一层很厚的墨漆一样，又是灰尘，又是污垢，又没有水洗，真是成了黑炭人。有些同志的手脚已经溃烂了。很多同志没有鞋子穿，只得用破布、破毡子把脚包起来。最困难的是没有什么东西可吃，本来粮食不多，加上我们第一次撤走后，敌人又抢劫一空，围子内又没有水井。雪被部队来来去去筑工事搅掉了，地上盖着一层沙土。全部精神都集中到怎样打退敌人进攻上面去了，倒也不觉得饿。叫人难忍的是渴。渴得喉咙里冒火，嘴唇干裂，舌头粗卡卡的好像长了刺，转动都困难。

我们不但要和敌人作斗争，还要同寒冷、饥渴和疲劳作斗争！

下午，敌人果然更疯狂，进攻的次数也更多了。

西面的敌人虽然利用干河沟，容易接近鹿砦，但这一段只有七八十米宽，我们又在西围墙里用木头搭起跳板，站在上面可以观察敌人，又便于投手榴弹。敌人攻了几次，都被我们打垮了。

北面的情况比较吃紧。敌人在炮火掩护下，反复冲锋多次。敌人曾几度突过第二道鹿砦。

张如山同志根据一排长观察的情况，沉着地指挥着部队，他组织火力把敌人后续部队截住了，用手榴弹把突进来的敌人队形打乱，并命令两个班实施反击。他自己爬出交通沟，靠着土墙，挺立在那里高声喊道：

“同志们！杀出去！把这些家伙统统给我砍死，一个也不要留！”我们的战士一听到连长的命令，就立即冲出去！与敌人在鹿砦内外对杀起来，有一个战士因体弱无力，一刀砍在敌人的羊皮大衣上，没有砍得进去，反被敌人一刀把自己的右胳膊砍断了，这个战士像发疯了似的猛力冲上去，把敌人撞倒在鹿砦上，另一个战士赶上去把这个敌人戳死了。我们的战士就是这样，你支援着我砍杀敌人，我掩护着你向敌拼杀。他们硬是用大刀、用手，用牙齿和敌人厮杀、搏斗！敌人被勇猛顽强、英勇无畏的红军战士杀得丧魂落魄，抱头鼠窜！

接着敌人进攻的重点又转向西围墙，用山炮、迫击炮向我轰击。在太阳刚要下去时，围子西北角的地堡被敌人摧毁了，敌人占领了围子西北角，小门也被敌人扒开来了。

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我们后续部队开始大规模反击了。我叫三连汪海山连长乘机带两个排出南门，沿着鹿砦绕到西面，从侧面打击敌人，重新占领了围子西北角的阵地。

后续部队的反击，把敌人打退了，围子仍然在我们手里。我们估计，明天敌人一定会拼命来拔我们这颗钉子。西围墙的防守必须加强，我们连夜加修工事，补鹿砦缺口，堵小门，重点放在加固好围子里面的西边旧土墙工事，作为第二道防线。同时，上级也命令我们要继续坚守住这个围子，团部还给我们送来了一些手榴弹和大刀。

部队已经是一天一夜没有休息了，连一滴水也没喝。为了歼灭敌人，守住阵地，大家在困难情况下还是紧张地抢修工事。

此时，负了重伤的同志，大多数躺在一间破房子的土炕上，什么医护都没有，但是，没有一个人叫苦呼痛的，这里没有半点悲观失望的情绪。他们关心的不是自己的痛苦和危险，而是整个部队的命运。要求领导上不要为他们操心，希望我们指挥前面的同志坚决顶住敌人，守住这个围子，因为这是全军的前哨阵地，千万丢不得，总部、军部就在后面呀！一个重伤员断断续续地说：“首长！请告诉同志们，叫他们不